



余青松苦心建设

紫金山天文台

□ 王小梅

1927年11月20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中央研究院筹备会议”上,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高鲁坚持力争,《建立国中现代式之模范天文台在紫金山》的议案在会上获得通过。

不久,高鲁被任命为刚组建的国立天文研究所代所长,此后他对国立第一天文台的筹建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亲登紫金山北高峰(第一峰)考察地形,选择台址。台址勘定后,他又聘请南京名建筑师李宗侃设计出初步台图和登山汽车路线。1928年12月,设计工程全部完成,正准备募工开建,高鲁突然奉调驻法国公使,原定建台计划遂告停顿。

这时正在厦门大学任天文系主任的余青松,忽然接到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建台命令,于1929年7月北上南京就任中研院天文所所长。

精益求精勘台址

余青松,福建厦门人。青年时期在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求学。1918年赴美国留学,先学土木,后攻天文。先后获加州大学建筑学硕士、天文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立克天文台工作期间,余青松曾创立“恒星光谱分类法”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命名为“余青松法”而成为国际闻名的天文学家。不久,他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吸收为正式会员。

余青松到南京莅任之初,就对紫金山北高峰台址作了例行视察,他观测、走访了大量有关的气象、地理资料后,立即清楚地洞察到:如果建台于紫金山,将来在一些重要的天体研究领域必然会带来一些致命弊端。据当时国立气象研究所、东南大学地学系、南京气象月报统计情况,余青松判断在紫金山根本无法建成一座有效的天文台。

当余青松将实情详述并呈报中研院后,他的据实呈报引起部分“国府”上层人士的强烈不满。余青松此时处于国人期盼天文台落成和国家所面临的战乱频繁、政潮起伏的动荡局面,他意识到“现在吾辈之行止,不仅仅是斯台成败之所系”,而

且“为使在中国发源最早,而日就衰微之天文学,早日得庆中兴并期与欧美齐驱并进之”。他积极向院部和“国府”呈请“为使各方均能满意,唯将中央天文台分设两处:一在首都……一在国内另觅适宜地点……”。同时他以过人的才干和精力投身到北高峰天文台的筹建中去。

那时紫金山已划归陵园特别区管辖,当余青松带着李宗侃设计好的两份蓝图前去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请求核准时,却遭到陵园的强烈反对。

余青松再三斟酌下,找到时任中研院总干事长杨杏佛,两人一起对紫金山天堡峰(第三峰)的山势进行了连续的实地勘察。

天堡峰海拔267米,山顶辐员较宽,靠近南京城。此峰风景优美,地处上风(余青松据历年气象资料统计和自己的实地观测,知南京风之来向以东方最多,不虑灰尘烟突及灯光之弊。而且筑路工程可在紫金山西北向选线,这里高度较低,筑路费用相应俭省。

几天后,杨杏佛特为此事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说明情况,幸蒙中央各要员表示谅解并允允代筹建台经费。杨杏佛随即又与陵园方面协商后,变更台址,改在紫金山第三峰建台的计划终于敲定。

苦心孤诣建新台

台址变更后,原李宗侃设计的第一峰建台蓝图,因与第三峰山势地形不合自然不便再用。在此后几次征集到天文台设计图案,均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兼通建筑学的余青松决定自己动手设计“中式天文台”的蓝图。

1929年9月,余青松率领属员用从陵园借来的等高仪、水平仪等测量仪器,开始在紫金山西北方向上下打桩、标高、选线,终于设计出一条从紫金山龙脖子口上山的4里盘山道。

10月底,余青松精心设计并亲手绘出一幅新的天文台蓝图。建台蓝图获陵园核准后,余青松

于1929年11月26日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上海《申报》上刊登了建台招标公告。可是广告连登7日,又屡次延期,上海方面无一家营造司应征。南京方面也没有结果,不得已余青松宣布此次招标失败。

这时,高鲁当初用从英、法庚款委员会争得的庚子赔款,向世界一些著名厂家定购的天文仪器已络绎运到,急待建台安装。这中间,子午仪室的建筑尤属刻不容缓。因国际天文协会约请我国参加国际变星研究的函牍余青松收到已经半年,而约请参加国际经度大联测的日期转瞬即在眼前。

在建台经费如此难于筹措,而建筑之期又如此迫切的情况下,余青松无可奈何地决定用天文所的3万元活期存款和下半年经费作自行建筑的尝试。同时拟定计划:先从天文台路和子午仪室开办,材料由天文所自备,工用点工制。雇用监工1人,司监督工程。帐房1人,负责点名,发放工资,购办材料。工头1人,负责招募工匠,助理监工。其余瓦匠、木匠、铁匠、电匠、小工等均按日计算工资。

艰难缔造树丰碑

1929年12月21日,4里盘山公路破土动工。工程开工后,屡遇雨雪和巨石挡道,陵园方面以地处“国父”陵地,严禁使用炸药,而手工开凿又极为不易。原定4个月完成的工期,却在历经1年多后终于在1931年6月始告竣工。所幸采用了点工制和余青松的“开二填一”的筑路方法,所费不过3万余元。

1931年7月底,变星仪室外部建筑和子午仪室地下建筑全部完成,造价1万2千元。

8月初,“国府”终于下发建台费25万元。正当余青松率职员坐镇紫金山,亲自督促工匠们赶建子午仪室,以期参加明年2月的国际变星研究和经度大联测时,无情的事变又一次击碎了他期待已久的希望和计划。

8月11日,长江下游突发61年来特大水灾。沿岸乡村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沿岸城市陆上交通几乎断绝。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定救灾办法:全国一切非切要建筑一律停建,将经费移借救灾专用。中央党部之建筑费一律缴送中央,全部用作赈灾公债。

9月12日,苏、皖两省水势稍缓。15日,在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呼吁下,全国赈灾委员会发还移借天文所的建台款。可3天后就遇“九·一八”国难,山河变色。不久“一·二八”战事又起,淞沪沦为战区。且长江里日舰挑衅,南京已日处惊涛骇浪中。余青松不得已将紫金山上施工的工匠们遣散,仅留两名小工看守已成建筑(包括已制成的观测室圆屋顶)同时电告德国蔡斯厂缓送光学仪器。

1932年5月中旬,上海停战协定签字。但至6月末驻沪日军尚未撤尽。等到7月中旬余青松召回分在城内各处轮值司放防空警报的职员,准备续建子午仪室时,那两项国际天文学术活动已经结束半年。

5个月后,子午仪室、行星观测室、水塔建成。已建成的建筑外墙,清一色用紫金山特有的虎皮石砌出水波纹形状,庄重大观。

1933年6月10日,主体建筑台本部落成。8天后,对余青松建台一直鼎力相助的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暗杀。

1934年8月25日,几经波折的紫金山天文台终于落成。

在甘肃省宁县现存文物中,有一块记载不同朝代的两位名人遗世典范事迹的石碑,堪称全国少有。

这块石碑迄今仍存于宁县博物馆内,碑高2.2米,宽1.1米,厚0.16米,碑文文字纵刻。它记载的是宁州的建置沿革,证明了泥阳县、北地郡、阳州县为宁郡的治下;碑文文辞优美,书法苍劲,保存完好。1981年被甘肃省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从原地址庙咀坪搬迁于宁县博物馆院内,建碑亭予以妥善保护。

该碑一面题为“牛公碑”,记述的是后梁年间的宁州刺史牛知业修筑宁州城墙、建诸宁州公署和州衙门所立的碑。碑文由李明启(前剑南东川节度推官外郎检校尚书祠部员外兼侍御史柱国赐绯鱼袋)撰文,并延请当地石匠镌刻,碑额篆书“刺史牛公创修衙之记”。碑文以纵刻的28行文字,记述了后梁龙德二年(922年),因梁王朝内乱,宁州被内寇攻陷。陕西人牛知业奉命率本军收复宁州,遂任宁州刺史。他在任期间,征集民役,自己出资万金,于农闲时间修复了因战事破坏的署衙及州城墙等。他在新子州南端建筑高耸的城角台观,作为击鼓吹号角之地。其次,又主持修筑了马门、中街门、戟门、中堂、暖堂等设施,诸如衙署、军事院、州院、停马厂、讲习讲武教场、储备军粮的粟库等,都建制一新,使宁州百姓安居乐业,生产得以恢复。还记述了牛知业秉承了父亲牛威(曾辅佐梁朝开国,立有大功,后又尽心竭力辅佐王朝40余年的)风范。宁州人民感其功德卓著,便为其立了此碑,记其事迹,流芳千古。

该碑的另一面题为“梁公碑”,乃唐代武则天时期宰相狄仁杰的庙碑。其碑文由北宋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撰写,碑额篆书“唐狄梁公之碑”。因狄仁杰有功于唐,逝后被追赠为梁国公,固有此称。

狄仁杰在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被贬任宁州刺史,在任不过一年,他善抚戎夏,兴利除弊。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奉召巡视陇上,来到宁州城内,看到民风淳厚,百业俱兴,说起刺史狄仁杰的政德政绩人人皆知,郭翰即表奏狄仁杰入朝。宁州人民感其政绩卓著,为其立生祠,碑曰“德政碑”。垂拱四年(688

□ 石磊

甘肃故事

年),因越王李贞叛乱一案,株连700余人,依律皆当处死,狄仁杰密表朝廷,请求赦免从者死罪,将其流放丰州(今内蒙古)边地,武则天同意了狄仁杰的请求。流放者经过宁州,得知自己活命的原因后,在“德政碑”前放声痛哭,斋戒三日方才离去,因此,后世又称此碑为“坠泪碑”。宋代名臣范仲淹被贬知环庆,途经宁州祭狄梁公庙,感狄公政德卓著,遂作此记。文为:“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惟梁公之伟欤……公为子极于孝,为臣极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庙中……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当?”其大意是,天地合闭,谁能将它们分开?日月全蚀,谁能使它们复明?大厦倾倒,谁能将它扶正?政权丢失,谁又能将它夺回?像岩石那样高耸伟岸,而能担当此重任的人,只有狄梁公这样的伟人。

后来“坠泪碑”丢失,一直明代,由知州边国柱主持将范文重刻于“牛公碑”的背面,题为“梁公碑”。

□ 李笙清

父亲是名志愿军战士

□ 贺淑芸 讲述 / 张晓东 整理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临洮县有200余名英雄儿女赴朝鲜前线参战。有3人荣立一等功,6人(次)荣立二等功,14人(次)荣立三等功。先后有18人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祖国的安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名字在祖国的史册上熠熠生辉,更是临洮人民的骄傲。

我的父亲、三等功获得者贺生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7师19团3营8连的一名战士,在1953年6月30日音河西无名高地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奋不顾身,顺利完成了给突击队送弹药的重任任务,荣立三等功1次。

父亲贺生瑞(1925-1997),生于1925年2月,系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新添镇高崖村人。在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该同志在音河西无名高地战斗中,表现了英勇顽强。尤其在战斗开始不顾自己一切,顺利完成了给突击队送弹药的任务。”父亲于1954年12月20

日光荣复员。他回到家乡——新添镇宴家寺村四社,一直务农,1997年辞世,享年73岁。

父亲生前曾多次对家人讲:在朝鲜打仗时,战士们都奋勇向前,不愿蹲防空洞和坑道。在防空洞里时,经常会给每个人发一个罐头盒,人挨人坐在里面,洞小,连腰都直不起来。一次父亲和炊事班的战士们转移时,敌人飞机投下的炸弹炸伤了好多人。父亲背着的伤员怕连累,要求放下他自己走,父亲不同意,他一再坚持要父亲放下他,父亲只好照办——结果他自己根本无法站起来,才发现自己的双腿被炸没了。还有一次,部队埋伏在山洞里,敌人的炸弹炸毁了洞口,当时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为了战斗不能暴露目标,无法及时救援,好多战友因为缺氧而牺牲在了洞中。

父亲遗留给我们的军功章、纪念章、立功证明书、复员军人证明书,以及写有“赠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搪瓷缸子,是我们家珍贵的红色“传家宝”,它激励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发扬不畏艰难险阻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革命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心信念,为建设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珍赏:

唐十二生肖八卦纹镜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隐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裁。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物外,猪蠡睿悠哉。”这是南北朝诗人沈炯的一首《十二生肖诗》,描述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十二地支的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物象情景,即古人以这十二种动物搭配地支命理的十二属相,每个动物都嵌在句首。长期以来,十二生肖文化一直都被我国民间所奉行,不但绘之于丹青,还作为装饰纹样经常出现在青铜器、陶瓷器及竹木工艺品上,充满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寓意的古代花钱上,十二生肖更是不可或缺的纹样题材。武汉博物馆就收藏了部分十二生肖文物,其中的一枚唐代铜镜尤为引人注目。

这枚唐十二生肖八卦纹铜镜为八出葵花形,直径15.4厘米。素缘。镜背上弦纹一周凸起,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按生肖排序围城一圈,呈奔跃状。十二生肖兽形纹内,沿钮座一周饰乾、坤、巽、兑、艮、震、离、坎八

卦纹。中部内区钮座为葵花形,钮为龟形,两侧有穿孔,头伸出来,微微翘起,前脚张开,仿佛正在一片清凉的荷叶上爬行,充满动感。镜面包浆自然,虽历经一千多年,仍光可鉴人,令人不禁联想到唐代骆宾王的五绝《咏镜》中的意境:“写月无芳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谢水,翻将影学冰。”

八卦,源于中国古代对基本的宇宙生成、相应日月的地球自转(阴阳)关系、农业社会和人生哲学相结合的观念,最原始的资料来源于西周的易经。八卦文化与十二生肖、十二地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传统风水上来说,每个生肖对应着五行八卦和季节。在这枚铜镜上,各生肖动物与所对八卦暗相对应,妙趣横生,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唐代早期,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手工业的兴盛发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金属铸造业中,铜镜是极为出色的产品,种类繁多,纹饰复杂,形制多样,无论是造型还是铸造技术都别具一格,在中国青铜镜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神仙人物

故事镜、八卦镜、万字镜、花鸟镜、狩猎镜、月宫镜、飞仙镜等都是当时十分流行的镜型,其中十二生肖镜还可细分为十二生肖镜和四神十二生肖镜,继承了隋代传统。四神十二生肖镜是在十二生肖的基础上,增加了汉镜中就已出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这类镜型主要流行于隋代至唐初时期。

这枚铜镜纹饰构图规整,布局清新明朗,八卦、生肖之对应富有规律,自然生动,较之汉魏以来的虚幻,其装饰纹饰风格上已趋向于写实,柔美自然,富有生气。镜体完整厚实,造型别致,工匠采用了高浮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刻画,纹饰深浅相宜,结构比例适当,尽管局部有侵蚀锈斑,但十二生肖兽形清晰生动,八卦纹饰分布规整,凹凸有致,富于立体感,体现了唐代铸镜的精湛工艺。《太平广记·王度》篇中记述了隋汾阴侯临前赠给王度一枚古镜的故事,言之“持此则百邪远人”,可见这枚铜镜既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古人的生活用品,还将它视为一件可使百邪不侵的祥瑞之物,当时人们将这种题材广泛应用于铜镜上,寄托了祈求吉祥、百事顺遂的深刻期望。